

陳大為《流動的身世》

◎徐國能

在中國文學傳統中，各種文類間一直存在著一道無形的界限，這界線不僅在於形式，尤其在於其文體本身的美學定位與功能價值，如「詩言志」、「文以載道」，或是「詩賦欲麗、銘誄尚實」等。然而文體的越界本為常事，當一種文類發展到某個階段，自然需要調整她的內涵與功能來適應不同環境的挑戰，因此吸取其他文類的創作手法是很正常的，反過來說，一種文類在藝術與內容上的成功，也十分容易對其他文類發生影響，成為他文類借鏡之楷式，因此在中國文學批評中有「以文為詩」、「以詩為詞」、「文賦」等術語。然而這樣的觀念還是會受到某種程度的批評或爭議，如「以文為詩」的韓愈與宋朝人一方面被人讚許：「別開生面，成一代之大觀」（趙翼），但亦同樣被人抨擊：「奚不為文而為詩哉」（屠隆），而「以詩為詞」的蘇軾，則被人說成是「句讀不葺之詩耳」（李清照）。

白話文學以來，由於在形式上的界線模糊，各種文類間的難以定位更是在所不免，報導文學與小說、小說散文、散文與詩……都存在著模稜兩可的屬性問題，不過這種混淆，並未真正造成創作或批評上的負面影響，反而彼此擴充，達到在藝術神形外的新境界。其中，《流動的身世》（1999.11，九歌）便是一個極鮮明的例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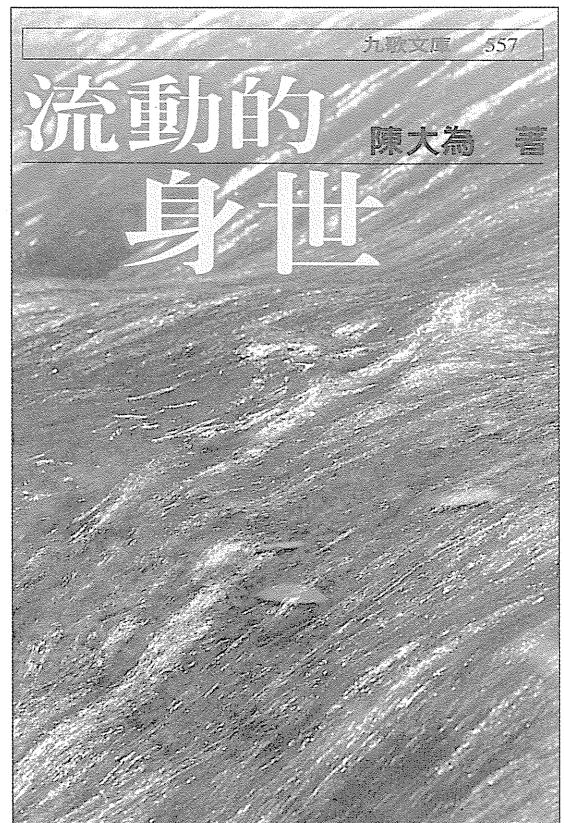
詩人陳大為的語言操作往往給人極深的印象，那是爆炸的想像與極度大膽的隱喻所凝塑成的一種張力，就他自己的話講是「讓話語入木三分」（在南洋，《盡是魅影的城國》頁149），而他也巧妙地將這種獨步詩壇的「陳腔」（非「陳腔濫調」之陳）帶入了散文的領域，這是《流動的身世》一書裡最大的特色。

《流動的身世》凡二十四篇，最早發表時間是在一九九五年五月，最晚在一九九〇年十月，全在作者三十歲以前完成，可謂「少作」。書中別為四卷，前有羅智成作序，未有作者自跋，廿四篇中有五篇曾經獲得文學獎的榮譽，而且是當年的「四大公開賽」（中時、聯合、中央與教育部文學獎）全部囊括。本書內容包括了童年在馬來西亞的記憶、對南洋的文化省思、臺灣生活的點滴與都市文明的心靈經驗，作者都以真誠的態度來面對生命裡不同的價值，而展現出傳統文人溫柔敦厚的一面，如〈菩薩很累〉裡面所說的：「忽然惦念起我所認識的菩薩們，會不會累壞了」（頁22）是令人莞爾的，〈南京東路〉：「我果真是置身於都市文學裡的都市嗎？就像一個吃下過量迷幻藥的旅人，我終日在都市真實與虛構的疆界上蛇行」（頁194）則是對於虛實交錯的後現代社會提出了清醒的一問。而此書有一部份的作品，其題目同樣出現在陳大為的詩集中，如〈會館〉、〈在南洋〉等，我們可以將

之視為：同一描寫對象，但產生出不同的聯想，或是同一主題，而以不同的表現形態來表現等兩個層次，或是兩種文類間的對話，當然也可以是一種回聲。

不過全書最惹眼的部份還是前文所述，「陳腔」所帶來的特殊文字魅力，我們試看這些句子；「鴉片是龐然的大霧在吞噬中國的十九世紀」（頁64，會館）、「河的深呼吸，河的小噴嚏」（頁118，流動的身世）、「我的結論如磷火，附在他們角膜上發光」（頁149，從鬼）、「詩句的峽谷意象森嚴」（頁180，我沒有到過大雁塔）等，將之入詩，也無不可，但置於散文的行文之中，則將其文氣凝鍊，想像千里，使本來不以聯想趣味來滿足讀者的散文，變成與詩一般充滿著文字重組、錯接、轉化、雙關而形成的趣味性，開創了散文書寫的另一種幅度以及散文閱讀的另一種樂趣。

因此，《流動的身世》至少有三方面值得注意：一、陳大為三十歲以前個人內在的經驗記錄；二、詩文同題的表現比較；三、「以詩為文」的文類越界現象。



流動的身世／九歌／1999.11